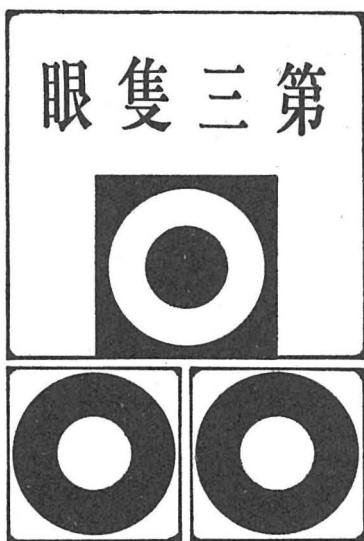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現代詩三百「錯」

看「現代詩三百首」，沙靈、蕭蕭主編

民國六十三年八月，大昇出版社出版

這是一本稀奇的書，尤其是一本稀奇的「詩選」。

編「詩選」並不稀奇，稀奇的是「詩選」也有這樣不經作者同意而「強迫出書」的。因為國內寫詩的人大概都能了解到詩作是無所謂「市場」問題的，刊用詩的園地既少到得自己掏錢辦詩誌發表作品，一旦有人肯出錢編印詩選，大概還不至於「幼稚」到要求「版稅」的地步，何況兩位主編都是「詩人」，看在同行的面子上，入選者或許也不會不來「共襄盛舉」吧。而結果竟是事先事後都把大部份作者蒙在鼓裏，既不見徵求同意，也不見通知入選，當然贈書的事是更不必提了，這種「先斬後『不』奏」的作風，不能不叫人覺得稀奇。

可是這一點還只是編者與作者之間的事。還有以讀者身份看來更為稀奇的事。

有個笑話說某歌星蒐集了幾百頂帽子不是件稀奇事，稀奇的是那麼多頂帽子裏竟找不出幾頂好看的。這本詩選也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在這三百首詩中，竟沒有幾首在排印上是完全沒有錯誤的。

印出書來有錯字當然不是件稀奇事，稀奇的是錯字多到幾乎無頁無之的地步，這種情形如果是出之於一份印刷廠剛排好版打出來的初校稿，倒是十分正常毫不稀奇。可是居然把初校稿裝訂成冊，在書店裏一本五十元地賣將起來，就真正是稀奇事了。

尤其稀奇的是，不但題目中有一兩個「手民之誤」，詩的內文也有無數錯字，不但是一個個的字錯，還有一行行的詩位置移挪、遺漏等等的錯誤，不但有一行行的錯，還有一段段的錯；不但有一段段的錯，更有整首詩都錯了的：比方說目錄中有余光中的「處女航」，這首詩却在全書中不知航向何處去了。而彭捷的一首「鳶」之後居然多了一大串原不是這隻「鳶」的尾巴（原來是他另一首作品「媽媽日記」），向明的一首「旱」，從第三段之後的，也不知「詩從那裏來」的，甚至不是向明本人的詩句。沙軍的一首「流浪者」也慘遭刖刑，切去了最後一段。林煥彰的「

沒有名字的碑石」被剃了平頭，前面硬是拿掉兩行。不過比起陳珠彬的「秋」被空去四行，又算是幸運多了。

至於把葉維廉「花園之歌」的末段送給碧果的「初冬隨想」，把張默的「髮與橋樑」等四首詩都算是傳敏的作品（目錄，第五頁下欄第十四行），完全是當年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手法，果然當得是「今古奇觀」了。

這本書的廣告上說「這是一次劃時代的系統整理……深信本書的問梓，將與『唐詩三百首』共爭光輝」，不知是何人的手筆，但有一點是說得定的，那就是寫這幾句廣告詞的仁兄必然沒有細讀過這本書，否則一定寫不出這樣昧着良心說的話來。而兩個詩人編選一本幾乎每一首都能在這裏找得到出處，甚至可以找到原作者親校，為數不過三百首，總頁數不過一百二十五頁的詩選，竟能錯到這個地步，真可謂嘆為觀止矣。如果將來有一天我們發現這件事上了「世界記錄百科全書」，那倒不會叫人覺得意外了。（歐陽叔書）